

辽宁的河，给人的印象是浑阔的，那是千山万壑冲刷出的厚重。它们从密林深处蜿蜒而出，一路上广纳支流与溪涧，最终汇入一片蔚蓝。在这片土地上，千百条河流不仅是地理景观，更是贯穿辽宁历史、民族与精神的文化血脉。

《山海经》云：“辽水出卫皋东，为我們的母亲河写下古老注脚。”泉流微起，却广纳细流，这是文艺理论家王向峰笔下的蒲河，不急不闹，只是默默积蓄着奔向远方的力量。

文明因河而生。七千两百年前，新乐人在古浑河岸边的黄土台地上筑屋而居；分布于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及牛河梁遗址超过五千年的测年数据，更是为中华文明史提供了有力实证……

从先民傍水而居的聚落遗址，到近现代依水兴城的工业布局，河水流过之处，留下了文明崛起的耀眼光印。

精神因河而铸。辽河流域山地、丘陵、河流、草原、平原、海岸线一应俱全，农耕渔猎、游牧三种生产方式穿插融合，养成了辽河人热情豪爽的性格，也沉淀出包容厚重的文化品格。辽河曾是东北的“黄金水道”，牛庄、田庄台作为码头，商贸云集。坐拥河海交汇的地理优势，辽宁人从未放弃通往江达海的梦想。如今，辽河复航的研究已经启动，沿海经济带与内陆腹地的联动日益紧密。依托辽河、浑河等水系，辽宁正在构建以绿色生态、现代物流业体系、生活方式、产业形态随“幸福河湖建设”的推动而演进。因河而育、向海而生，辽宁正以更昂扬的姿态拥抱世界。

你真的了解辽宁的河吗？

本报记者 吴丹

入秋，多轮汛期潮水渐退。浑河城市段橡胶坝完成抢修蓄水，辽河沿岸清淤修复接续推进。历经盛夏洪峰冲刷，辽宁大大小小的河流正慢慢回归寻常模样。从“幸福河湖”到“母亲河复苏”，一系列国家行动正在辽沈大地落地生根——小汤河、东洲河、十家子河相继入选国家级建设名单，辽河干流等5条河湖于今年年底跻身复苏行动之列。

河流的每一次蝶变，都值得用脚步丈量。今起，辽宁日报推出大型行进式全媒体策划：“沿着河走——辽宁水系文化田野调查”，以辽宁境内主要河流为线索，以文化为内核，以行走为载体，顺流而下进行一次文化溯源。我们搭建“河流—历史—人文—生活”的联结桥梁，带领读者、观众在行走中触摸河的温度质感，品读河的精神性格，挖掘水系流域承载的历史底蕴，展现河流对两岸人民生活的滋养与文化塑造，梳理辽宁水脉与文脉的内在关联。来吧，跟随我们“沿着河走”，去见证辽水两岸的生态新貌，聆听每一条母亲河的复苏故事。

源于一个追问：我们脚下这片土地，究竟流淌过什么？

水是会说话的。

如果你俯下身去，把耳朵贴在辽河平原的土地上，就能听见一种持续了千万年的低语。那是水在石缝间穿行的声响，是河流改道时留下的咏叹，是每一条支流汇入干流时那一声轻微的、却无比坚定的撞击。辽宁的土地上，这样的声音无处不在——全省共有流域面积10平方公里以上河流3565条，总长度5.15万公里。它们像掌纹般纵横交错，勾勒出一片大地的水文肌理，也孕育了独特的流域文明。

3565条。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我们与水系的关系是如此紧密。每座城镇的兴衰都与水脉相连，每片湿地的生机都依托着水网的涵养，每处古渡的遗存都诉说着商贸互通的悠远。从鸭绿江畔的稻浪到辽河三角洲的苇海，从浑河穿城而过的沈阳到太子河护卫的辽阳，水系不仅塑造了地貌，更沉淀为方言、习俗与文化的底色。

“辽宁”之名，即取辽河流域永远安宁之意。辽宁从来不缺与水共生的故事。无论是先民逐水而居的聚落，近代依水兴起的工业，还是如今岸绿景美的生态画卷，时间的转角处总有河水流动的影子，每个人心里也都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河。这些，便是我们出发的理由。

策划这个选题的念头，其实源于一个简单的追问：辽宁人，真的了解辽宁的河吗？

我们称呼辽河为母亲河，却未必知道它的臂弯里揽过多少支流；我们熟悉浑河的名字，却未必追问过它得名的真正缘由；我们吃着盘锦的稻米，却未必想过那稻田水来自哪条河的馈赠；我们唱着《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》，却未必了解桃林旁的这片辽河水究竟承载着多少动人的传说……

河流从不解释自己，只是不停奔跑。而我们要做的就是俯身倾听，把那些被浪花掩埋的故事打捞上岸。

溯源而上或顺流而下，把历史地理置于微观叙事之中
我们如何行走？

移动先行、年轻态表达，同步推出短视频系列专题 我们怎样记录？

“沿着河走”需要脚步。这个秋天，我们将带着所有人的期待和问号出发——从源头走到河口，从山间走到平原，从历史走到当下。

辽宁的地形，被概括为“六山一水三分田”。山是骨架，水是血脉。辽河、浑河、太子河、鸭绿江、大凌河、小凌河、碧流河……拎出当中任何一个，都是一部厚重的书。这次田野调查行动，就是要一页一页地翻开它们。本报将派出多路记者，邀约历史学家、文化学者、生态环保研究者等同行，沿着辽宁境内主要河流溯源而上或顺流而下。把宏阔历史地理置于某一具体点位之上的微观叙事之中，福德店、巨流河城、凌马岭、大龙湾、本溪湖、燕州城遗址……我们要用脚步丈量它的宽度与厚度，用文字记录它的沧桑与新生，用镜头定格它当下的静谧与喧嚣。

但这远远不够。我们会走进河岸的村庄和城市。去找那些生于斯长于斯的人——摆渡人、渔民、农夫、手艺人，等等。听他们讲河的故事，听他们讲河里的鱼特别多，哪天河上修了第一座桥，哪座密

凌晨，雾从鸭绿江的江心升起来，一团一团的。等到日头出来，雾退回去，江水绿得发蓝，蓝得发亮。岸边的峭壁把影子投在水里，像一幅静默的水墨长卷。

如果你没有看过这样的江景，请持续关注我们的报道。这次行走，我们将为沿河主要文化地标和自然景观建立影像档案，以沉浸感现场还原历史，以人物故事讲述文化变迁，以影像记录留存自然与人文的共生印记。线上线下报道相结合，串联起实地探访、解读与对话，以动态纪实和深度叙事激发读者对地域文化的认同感与归属感。报道组将

传出过抗日的枪声，哪段河湾的风景最适合看日落。这些口述的记忆，是河流最生动的注脚。

我们会去寻找河流沿岸留下的文化遗迹。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的“直根系”，浑河在明清时期已经是漕运命脉、军事天堂，大河两岸散落着众多时间的碎片——古渡口、老码头、烽火台、古城遗址。我们要把这些碎片拼起来，让人们看见一条河如何在历史的卷轴中流淌。

我们会去观察河流与当下生产生活的关联。早市上卖的是不是刚从河里捕的鱼虾，产业园的生产线是否依赖通航有序运转，城市新修的滨水绿道给居民生活带来了怎样的改变。那些日常的一瞬间，恰恰是河流最真实的模样。

我们不仅记录河流对两岸的馈赠，也记录人们为保护河流付出的努力——从黑水沟变身景观河的科学治理，到禁渔期里渔民转产的全新生活，从流域调水保障生态的统筹布局，到河长、护林员们日复一日的坚守。

坚持“移动先行”理念,力求年轻态表达,同步推出短视频系列专题,依托辽宁日报全媒体矩阵,在纸媒、智媒等多平台推送。通过行进中直播、多组合分发等方式,实现全景、立体、多维呈现。

为了能在行走中增强读者与河流的情感联结,让更多人主动参与到守护家乡水脉、传承辽水文化的行动中来,我们还将开设读者互动专区,征集历史故事、老照片及相关线索,并邀请读者参与线下寻访活动。

这一次出发,我们没有预设终点。水从石缝里渗出来的时候,也不知道要走多远,不知道要经过多

辽宁境内分布着辽河、松花江、海河三大流域。七大水系中,辽河水系、鸭绿江水系、辽东湾西部沿渤海诸河水系、辽东湾东部沿渤海诸河水系、辽东湾沿黄海诸河水系,属于辽河流域;松花江水系,属于松花江流域;滦河及冀东沿海诸河水系,属于海河流域。

全省共有流域面积**10**平方公里以上河流**3565**条,总长度**5.15**万公里。其中,流域面积**5000**平方公里以上河流**16**条,流域面积**1000**至**5000**平方公里河流**32**条,流域面积**100**平方公里及以上的河流**432**条。主要江河有辽河、浑河、太子河、大凌河和中朝两国共有的界河鸭绿江等。

少座山、多少个村庄、多少座城市。真正的田野调查，是走着走着发现了一条岔路，就走进去看看。是在一个村庄里听见了有趣的故事，就多住两天。我们把选择权交给河，问往哪里拐，人就往哪里走。

在抚摸着原滚马岭，那些从石头缝里挤出来的泉水，细得像线，却有一股子劲劲往前闯，最终汇成了澎湃的生命之河。这便是辽宁的河，也是辽宁的人。

沿着河走，不是一次简单的回望，更是一次面向未来的重新出发。在奔流的水里看见过去，也在奔流的水里看见今天的辽宁，以及它走向明天的无限可能。

每个人都是一条河流

辽河流域是一个极具厚度的文化样本。走进大辽河，不仅是在为这片土地进行文学画像，更是在翻阅一部极具厚度的文化卷帙。这种河流溯源，其实是一场精神还乡。它试图弥合文化断裂的叙事缺口，将那些散落在岁月里的古老智慧与当下的现实进行接轨，完成一次精神价值的现实置换。

我们每个人，其实都是一条河流。正是这无数条“个体的河流”，最终汇入了浩浩汤汤的文明之河。

走一条河应该是许多人的梦想。走一条河其实是走自己的一生，走过的不仅是山川河流、历史文化，还有生命体验，不仅是与自然的对话。

津子围：一级作家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

水留下了你想知道的答案

我这一辈子，大半天时间都在跟浑河打交道。

年轻时在博物馆工作，常常和同事沿着浑河及其支流，或跋山涉水走得脚板生疼；或骑着自行车穿山越岭；或乘车在山路颠簸，差不多踏遍了所有的山山水水。

这条河太老了。老到它的名字换了七八回——汉魏以前叫小辽水，隋唐史籍谓之贵端水，辽代及以后才称浑河。这些年，在浑河边遇到的人越来越多。他们背着相机，拿着本子，走走停停，记录下每一处遗迹、每一个故事。我今年70多岁了，还是爱往河边跑。你只有把脚踩在河滩上，把手伸进河水里，把那些历史的碎片一块块捡起来，才能真正明白——水留下了你想知道的答案。

肖景全：抚顺市博物馆原馆长、研究馆员

我对这河流爱得深沉

在我4岁的时候,我家从暖河(现名爱河)边上一个有火车站的小镇,搬到了本溪。新的家,离太子河很近。后来我从事了考古工作,寻找太子河上游两岸的古代遗址,成为我乐此不疲的一项事业。

你知道吗?东北人的第一个家就在太子河上游的一条支流上,这条支流叫汤河,这个家就是庙后山洞穴遗址。这个家,已经存在50万年了。

太子河沿岸山洞较多。青铜时代,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把洞穴当作墓园。上世纪80年代,考古工作者对太子河沿岸多处洞穴进行发掘,取得重大成果。年年岁岁,沿河而行,感受着随着浪花逝去的那些古老的时光。“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,因为我对这河流爱得深沉”。

梁志龙,本溪市博物馆原副馆长,研究馆员

鸭绿江畔,倾听潮声

我的大半生，与鸭绿江相依相伴。久居江畔，听潮涨潮落，看鸭鸥翔集，四季风物早已刻进日常，一草一木，皆如旧识。

鸭绿江古名几经更迭，汉时唤作马訾水，隋唐称鸭绿水，至唐代，始定名鸭绿江。源头自长白山南麓奔涌而出，穿山过邑，蜿蜒千里，终于在丹东地界汇入苍茫黄海。

数百年来，鸭绿江水奔流不息，默默见证闯关东移民拓土扎根、丹东商贸兴起、林木兴衰迭代的过往尘烟。鸭绿江不仅以绵长活水滋养这一方热土，更沉淀出独属于丹东的地域历史与人文风骨，持续滋养着丹东的生长与前行。

王雪茜：丹东市作协主席

双河之间,阅尽辽西

大凌河与小凌河承载着不同维度的文明记忆，共同构筑起辽西厚重独特的文明根基。5000多年前，东河畔孕育了红山文化，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曙光升起。东汉曹操沿大凌河古道北征乌桓，登临碣石，留下《观沧海》千古绝唱；魏晋时期，慕容鲜卑在此立国建都，成就辉煌三燕文脉。小凌河古称屠河，后改为徒河。早在东周时期，小凌河流域便设立辽西郡。锦州市博物馆珍藏的连珠纹连柄青铜戈，便是早期北方王权建制的有力实证。

两条奔流不息的河水，串联起辽西从古至今的文明脉絡，是辽西白色文化生生不息的精神内核。

白雪生：一级作家、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

本栏目稿件由本报记者吴丹、赵雪、朱忠鹤、刘海搏、刘臣君整理